

梦里桃花系列



[香港]岑凯伦

梦里桃花

梦里桃花

●
「香港」岑凯伦



(宁)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马仲元

梦里桃花系列

梦里桃花

岑凯伦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银川市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750001)

新华书店经销: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227—01425—8/I·216

定价: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梦里桃花》

关学明的哥哥关学思以及其父关震强相继亡故。在关震强的葬礼礼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紫衣女人。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个女人很快就以关震强情妇的身份住进了关家，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不受伤害，关学明找来了同窗好友沈家俊来劝说紫衣女人竹紫风离开关家。在沈家俊迁入关家之后，却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带来了一个个难解之迷。尤其是紫衣女人那张始终无法看清的脸和她那幽灵般的行踪更让人捉摸不透。……

终于，沈家俊从关学思的死因中，悟出了事个事伯的原尾，揭开了紫衣女人的神秘面纱，暴露了关太太的阴恶一面，这使得关学明痛苦万分。

在沈家俊的帮助下，关学明勇敢地摆脱了家庭的阴影，带着他热恋的竹紫风，开始了新的生活。

梦里桃花

我知道青莲锱，以花青加胭脂调成，画国画时用。

其实呢，青莲是一种产于印度的莲花，青色，音译为“优钵罗”，意译是“青莲”，佛教以之比喻眼睛。

于是想到眼睛。

眼睛与青莲。表眼，喜欢那个人或器重一个人，叫垂青眼。据说以前的阮籍先生，见礼俗的人，以白眼对之；对器重的人，则以青眼视之。

翻书，青即黑，青眼，是眼睛正视，眼珠在中间；白眼，眼睛向上看或向旁边看，现出眼白。青眼是看人时的状态。之外，青眼尚是一种砚台之名。

有一种上等砚名，就叫青眼。眼，是指砚石上的斑。这些斑，有些是黑色，黑发唤青丝。

有一种青蓝色的染料，叫靛青。靛青呢，是从蓼蓝草

提炼出来的，但颜色比蓼蓝更深。

对了，有句话就叫青出于蓝。

蓝，与红合成之后，便是紫。

你知道紫气？是的，端祥之气叫紫气。

你知道太虚？天空因去霞映日而成紫色，故名紫虚。

古代有一把宝剑，唤紫电，目光锐利如剑，也形容为紫电。

——你喜欢什么颜色？

每一个人都记得她出现时是怎样的，虽然，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她的脸。

她罩一袭紫袍。

紫色的、宽大的斗篷。长外及地，而她步履无声。

她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像看到一片紫色的云，慢慢地移过。

她走得很慢。

斗篷连着帽子，包着两边面，没有人能看清楚她的脸颊。

也没有人看到她的正面，除了那张相片。她朝相片走去。

紫云飘动。

一刹那，所有声音收起来，注视着她们。

我知道，要等的人到了。

向关学明望去，他正抬眼，望着进来的女人，向着自己父亲的遗照走去。

她一直走，直至灵前。

一躬鞠，再躬鞠——她纹风不动。

听着负责礼仪的人机械地喊。

也没有上香。半晌，缓缓的，把帽子向后卸下，挺着腰，微仰首，望定照片里的人。

没有人看到她的神情。灵堂由突然的鸦雀无声，到有人窃窃私语，她视若无睹，听若不闻。

然后，慢慢把帽子披上头上，转过身来，踏着来时的路离去。

紫云飘过。大家方如梦初觉似的，私语声愈来愈大。关太太垂首掩面，关学明快步来到我座前，连声说：“是她，家俊，正是她。”我醒觉地追出大门，但见长街寂静，已失去紫衣女郎的踪影。

夜已深。我回头看灵堂的大门，灯火正明亮，这是另一个世界。

这个早晨，这是关世伯的躯体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刻了。

当每一个送行的人撒下一把泥土，他便真正与世长辞。

关伯母哭得很伤心，关学明一直扶着她，边同关世伯生前好友，目送这个显赫一时的、他们心目中的巨人入土为安。

铜棺缓缓垂下，众人垂眼，向铜棺内的人作无声道别。

我被此刻气氛感染，有点鼻酸。风吹来，夹着雨，我仰首，吸一口微湿的空气——蓦地，我看到一片紫云，她——她又来了。

在不远的山坡上，她当风而立。

一块浓紫的长纱中，裹着头发，纱巾的清风中飘荡。

没有人留意她，大家的心神都在已亡人及未亡人的身上。

我退后两步，没有惊动其他人，然后转身，向她的方向奔去。

这一回，一定要攫住她。

她同时看到我的动作，唯依然静默，当我快要接近她的时候，方掉过头去，背着我下山。

我向关学明望去，关世伯的葬礼已完毕了，他们正要离开。

我明白，她要下山不是回避我，而是她来这里的目的已完成。

她也是来送行的。

路很窄。我追上前，她就咫尺。

“小姐！”我欲伸手拉她，又觉太唐突。她保持走路的速度，没有因我的呼唤而稍停，也没能因我的追赶而加快。

因为近，紫纱因风触着我的脸颊，送来一阵幽香。

一辆车子泊在窄路的起点，看到了她，司机连忙打开门，我抢到她面前，还未开腔，却已被她的眼神抢白——她双目如剑，向我扫来。

“有什么事吗？”声音竟是出奇的温媚轻柔。

她脸色奇白，两片樱唇粉红粉红，脸颊为紫纱所裹。

我仍无法看到她的两边脸。

她不再望我，弯身欲进车内。

我叫住：“紫风小姐！紫风小姐！”

话一出，自己出觉有点不当，难怪司机也侧着头看我，

面上有戒备的神色。

我怎么肯定她就是紫风？

一个披着紫纱的女人，不一定是我要找的人。

果然，她笑了，浅浅地，语气：“弄清楚再说。”我鼓起勇气，朗声：“紫风小姐，我是关学明的朋友，叫沈家俊。”

“这又如何？”

“希望与你一谈。”

“你肯定我是你要找的人？”

“还有谁？”我摇指山头，关世伯下葬的地方。

她掉转头，一下子进了车。

司机把门关上。我轻叩玻璃，她并不看我。司机缓缓把车驶开，扬长而去。

目送车影，我知道要找她并不困难，有车牌号码，便有了途径。

但关学明显得很心急。

同一个晚上，他待母亲安睡，便到我家里来，神色紧张而憔悴。

“你和她谈过了没有？我愿意付钱，只要她不搬进我家中。”

我告之详情。

他懊恼：“怎么办？我母亲不能再受刺激了。父亲的事，已教他伤心。”

“这女人一定要搬进来，你们可以报警。”

“家俊，你仍是不明白，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时，他会忍受一切，家母便是这类人。父亲生前答应了紫风，让她

搬进来，他临终前，求母亲接受这个女人，母亲答应了，除非紫风自动放弃，否则，母亲不会阻拦。”

我拍拍学明的肩膀：“世伯已故，她才不要搬进来，年青貌美，正好打破玉笼飞彩凤。”

“不，她已经派人来通知，要进我家了。”

“为什么？对她并无好处。”

“谁晓得。”学明看来很苦恼，他双手捧头，苦着脸说：“我不方便与她谈判，你代我说去，请她开一个价。家俊，她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我的母亲，她与我父在一起时，母亲曾警告过她。”

好风流的关世伯。

紫风是关世伯的情人，关伯母干预无效。他并且要带她入室，可是，还未来得及，他已因病身亡。

学明说：“我的家事不告诉别人，除了你。”

我们是好同学，在美国念书时，同班同系同宿舍，四年大学，情同手足。

“你一定要帮我。”

我并不明白，关伯母为什么肯让她搬进来，紫风为什么要搬进去。

我的好奇不下于我的同情。

“她要多少钱？我付。”学明激动地说。

我知道，他是庞大产业的继承人。

“替我努力一下，好不好？”

“你知道答案。”我笑。如果不愿意帮他，也不会千里迢迢的赶来，我的假期取得不易哩。

“快快与她接头。”

然而，这个女人，紫风，行动比我更快，仍未查出她的最新居停时，她的车子已在关家出现了。

“你没有尽力。”学明叹气。

我唯有苦笑。

但对这女人，我兴趣愈来愈浓。

“她要气死我母亲才甘心。”学明悻悻然说。

但看来关伯母并不生气。

当学明决定也把我迁进关家时，我第一次见到她——真正的与她面对面。

这一天，我特别记得，那是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早晨，我的行李由仆人送到了客房，学明没能陪我，他有重要的会议需要主持。

关伯母在大客厅中与我喝茶。

“欢迎你到前来。”她浅浅的笑。

化了淡妆的她，不像在灵堂那么憔悴，眼角的细致的皱纹，煞看起来，只添成熟的风韵。

她穿一袭丝质旗袍，我吃着茶，暗中打量她，在家也穿得这样讲究，这是一向作风，还是招呼我这个客人？对关家，我所知甚少。

她挪动身子，换过坐姿对我说：

“学明常提起你，在美国，你常常照顾他。”

“每一个同学都这样。”

她瞟了楼上一眼，入正题：“你是为劝服紫风而来的？”
我讶然她的坦白。

“她喜欢搬进来，由她便是，这幢房子，又不止一个地方。”她看得出我的不明白，继续道：“房子后面另有楼房，比较矮，从外面看不到的。”

“你让她搬过去？”

“不。”她摇头，“我自己。”

“犯不着，你才是主人。”

正在此时，门外一阵车声。

紫风进来。

关伯母没有看她，但我察觉，关伯母充满戒备，眼尾一直留意着来者的行动。

紫风看看我们。

施施然，她要上楼。

我站起来，礼貌地向她点点头。

她轻启双唇，算是加个招呼。

她载着一顶帽子，经紫纱巾系着，丝巾半掩脸庞，掩着喜怒哀乐。

走了一半楼梯，忽地一顿，手放下颚，要把纱巾解开，蓦地，关伯母回过身来，望定她。

凌厉的双目，射向对方。解开纱巾的手，停在半空。

两个女人静止地互相对望。

目光如此不友善，我像看到两道利剑交锋。

但见紫风轻轻一笑，扭着腰肢上楼去了。

关伯母如释重负，我感觉她轻舒一口气。

接着，她转向客厅一壁落地长玻璃，佣人好姐机灵地拉开了玻璃门，关伯母走了。

好姐尾随，然后把门带上。

我看着关伯母的身子，拐弯到了屋后，她走得很慢，像背负着千斤重担。

我举头，紫风住在三楼，原本是关世伯的居停，学明也住在那里，现在关伯母与学明搬到另一间屋去，三楼便是紫风的个人天地了。

客房在二楼，共有四间，我的房间在走廊最后，一口气跑上去，在梯口向上望，没有人，也听不到声音。

倒在自己的床上，想起刚才的情景和自己的任务，不禁失笑。

这两个女人，分明敌对，却又硬要碰在一起，难为护母情切的学明，他央我来调停，请紫风离开，然而紫风连与我谈话的兴趣也没有。

我枕着自己的手臂，思量着如何进行。窗外细雨纷纷，时近中午，却像黄昏。

忽地，电话铃声大作。

学明在那端叫：“我们在画屋，过不过来？”

“你们是谁？画屋在哪里？”我一片迷朦。

“画屋是大屋后面的房子，我们是我与母亲。”

我答应学明过去，忙起来梳洗，却在我拉开房门，准备外出之际，却看到一个人，慢慢步下楼梯。从楼上下来，不是紫风是谁。

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与楼梯有一段距离，她看不到我。

看着她的背影，我趋前，低唤：“紫风小姐。”

她置若罔闻，快步下楼梯。

我走到楼梯的回旋处望下，但觉她步履轻盈，走得很快。

她有一头乌黑秀发，她把帽子脱下了。斯时发觉，她的秀发原来过肩，走着的时候，发梢轻轻飘起，穿着平底鞋的身影，就象一个幽灵。

我加快脚步，跑下大厅，偏偏失了芳踪。

往哪儿去了？

偌大的客厅里，只有我一人。

墙上的壁灯，给厅子罩上暗光。

我把大灯亮了。

许或看到灯光，内室一个女佣出来：“有什么事吗？沈先生。”

“没有，”我搔搔头皮，“可有人外出？”

佣人望望大门：“没听到过。”

“这里有其他出口吗？”

佣人指向玻璃门，今早关伯母是从这里出去了，却在我顺着佣人指望去，玻璃门被推开了。

“少爷！”佣人迎向进来的学明。

“等不着你，我想还是过来带路的好。”

“学明，我有事跟你说。”

他会意，着佣人退开。

我把刚才听见告诉了他。

他脸有喜色，压低声音，向楼上一指：“肯定紫风外出
了？”

“不肯定是不是紫风，看到她的脸。”看到她的脸恐怕也不认得，她一半芳容总为纱巾所掩。

“从上面下来的，不是她是谁。”学明拉着我，“走，真要她走开，我们看看她的物件。”

我反对。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听我说，家俊，”他顿了一顿：“母亲已告诉了我，今早面对她的情况，我们怀疑，这个女人，根本不是紫风。”

我一怔：“搬进来的女人，不是紫风？”

“在灵堂出现的女人，也不是紫风。我的意思是，这个女人，根本不是父亲生前的情妇。”

“为什么这样说？”

“我相信母亲，这是她的感觉。学明咬一咬牙，“她让人拍过父亲与紫风幽会的相片，她认得她。”

我茫然望向楼上。

学明续说：“紫风喜欢披紫色衣物，却不会老把自己的脸蛋藏起来。”我会意。

学明推推我的手腕：“走，家俊。”

学明推着我的背，要踏上楼梯。又说“你下去，我去。给我守着，别她回来看到。”

我不喜欢这种行径，要与她谈判应光明正大，男人大丈夫，何必干此勾当？但学明不理，毕竟这关系他的家庭，他的母亲，他不管我反对，轻推了我一把，迳自走了。

“喂！”我的低唤，他自然不理，一溜烟的跑向楼上。

我倚在墙上，啼笑皆非。

我扮演什么角色呢？把风？无论有没有偷翻紫风的衣

物，也是同谋。干吗沦落至此？我拍拍脑袋，非要制止学明不可，我要把学明捉下来，偏偏，此刻的大门被人打开了。

一个紫色的身影。

我暗吃一惊，心急地向楼上一望，学明正在紫风的房间吧？她衣戴整齐的回来了，刚才穿着便装外出的，是谁？

她看到倚在梯口墙边的我，眼有讶异神色。我吸一口气，硬着头皮：“紫风小姐——

“我姓竹。”

“竹小姐。”

“叫我的名字吧。”她狡猾的瞟我一眼，牵动嘴角，“怎么站在这里？”

“刚准备外出。”我端详穿着紫色衣裙的她，搭了一条黑丝巾，一支圈圈髻髻，因为雨，圈的髻头发已湿了，贴在脸上，如一条条水蛇。忽然，我有把水蛇拨开的冲动，我想清楚地一睹芳容。

她冷静又机灵地向上一望，迅速踏上楼梯。

我忙喊着：“紫风！紫风！”

她并不理会，步履更紧，我在身后频呼芳名。希望在她房间里的学明，能够听到。

蓦地，她停住了。

在楼梯的转弯处，她遇上正由楼上下来的学明。

空气刹那间凝住。

学明注视面前的女人，一脸错愕。紫风寒星般的双目，瞅了他一眼，瞬即向上走去。

丝巾在他身旁飘过，学明神情迷惘，望着紫风的背影，怔怔不发一语。

客厅的电话铃声，划破了一刹的寂静。

我如梦初觉，上楼，拉了学明一把。

佣人由室内出来，接过电话向我们说：“太太找你呢？少爷。”

学明被我拉着，愣愣地走下楼梯。

佣人把话筒交到他手上。

母亲的声音，把他从适才迷朦中唤醒，收了线后，神色恢复过来，对我说：“母亲催促我们过去。”

从屋子的玻璃门外出，是关家的花园，因为夜，看不清全貌，只见路灯散出柔和的光。

雨已停，地上仍一片湿濡。

接触雨后清新的空气，贪婪地吸着。

学明不发一语。

我随着他转入石子铺成的小路，雨边树木婆娑，走了不久，清晰地看到另一座房屋，小巧幽雅地座落在路的尽头。

还是我先开腔：“到了吗？”

学明点点头。

“学明，你怎么了。”我止了步，端详着他，“失魂落魄。”

“真奇怪。”

“紫风？”

“还有甚么？”他占天。

“她的人，还是在她那儿发现的物事？”我做了一个翻